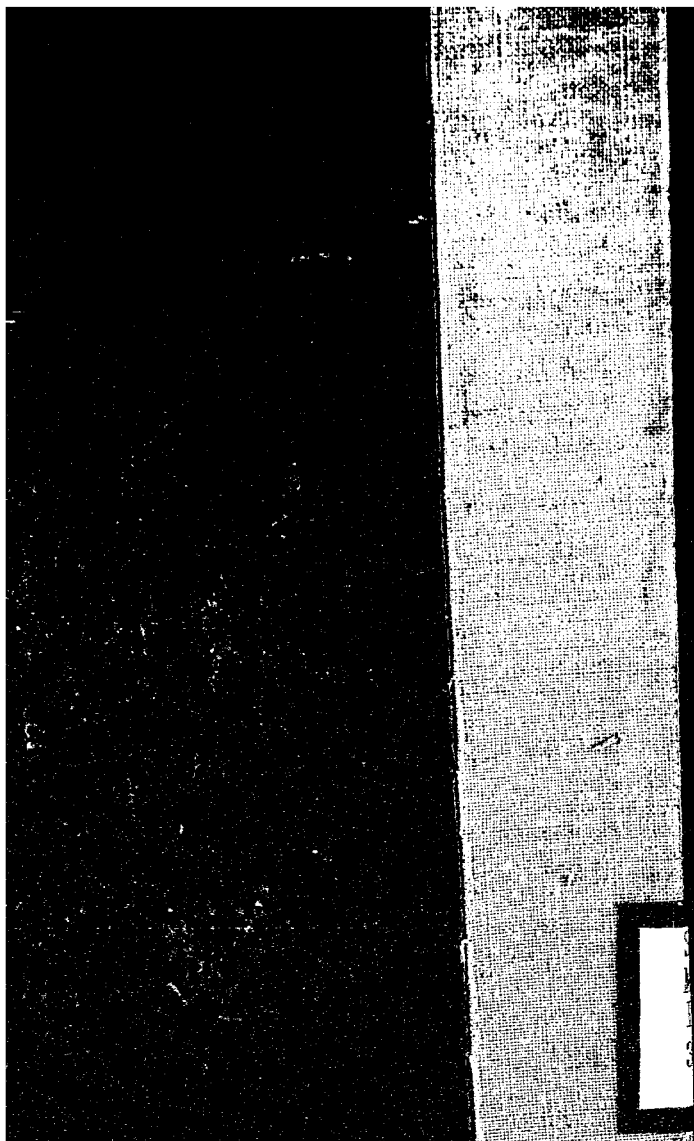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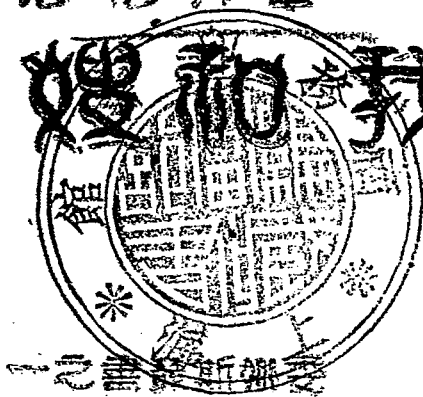






卷侶月童

我 和 嫂 嫂



上海新書局

M6
I246.57.
348



3 2173 9866 2

名家創作長篇小說選集

委娜斯叢書之一

我與嫂嫂

——章月侶著——

上海

青春出版社印行

一九三五

委娜斯之委娜斯和邱辟特

委娜斯 (Venus) 是周比特同水氣的女神狄恩 (Dione)

戀愛所生的一個女兒，她是一個司戀愛，美麗，歡笑和結婚的女神。她有很多的從者：有四個美麗的荷萊 (Horae) (即四季)
她們是周比特與正直之女神底美斯所生的產兒；又有三位仁慈 (Ch rites) 的女神，她們是周比特與優麗農 (Eurgnome) 所生的女兒；還有「愛的欲望」之神喜美洛斯 (Himerus)，「愛的協和」之神波助斯 (Pathos)，「愛的柔語」之神修特拉 (Sdadela)，及結婚之神喜曼 (Hymen)

所以，我們可知道了，在委娜斯所領管的宇宙中的一切的東西，事情，都是美麗的，歡笑的；生存在委娜斯的溫柔撫慰，歡顏微笑中的人們，也都是幸福的，快樂的。——夠了！我們所以敢胆大的把這偉大的女神的名字委娜斯，來命名於這部叢書，也就是因了這意思啊！

委娜斯她的第二個兒子叫個邱辟特（Cupid），成爲司愛之神。他沒有長大，始終是個生着兩小翼的小嬰孩，帶着愛淘氣的癖，常在外面浪遊，遇到他高興時，便把手中執着的箭，射中在一對男女的心中，被射的人，就在心中相互生有愛芽情苗，然後再由委娜斯去管理他們。這樣，邱辟特，到他母親的

先鋒了！

因此我們就借用這故事，在讀者還沒有詳細看見內容的時候，可以先閱讀這邱辟特之箭，對於全書便可細略的知道了！

——青春出版社——

委 娜 斯 叢 書

邱辟特 Cupid 之箭

沈醉在愛河裏的衆生，會有許多人爲了失戀而發狂；但很少的是在戀人死去了的時候發狂，這狂態和戀人生前的時候一般地。

人鬼或許是能通靈吧！陰陽兩地或會有郵政局遞送信件的可能吧！又哀婉又傷心的七封死前的信，給已死的戀人的信，或者給快樂得意的人見了也要淚流吧！動心吧！浸在愛河裏的一輩同志們。都不免要免死狐悲吧？

情狂的人可算是愛人之國的忠實信徒麼？

不要譏笑他吧，這樣可憐的身世我們可以和他表同情了。

青春出版社 一八，七，一一

我
和
嫂
嫂

我和嫂嫂

月 侶

一

我也曾屢次的想過，我這樣時時去和父母辯論，等到父母動了怒之後，再要恨恨的和兩老吵鬧，弄得本來已經左右為難的母親，更是要氣一回，哭一回，這真是何苦來？都是白費的心思，都是徒然的。——因為這件事實在根本上不與我有什麼相干的，好吧，壞也吧，決不會影響到我的！

雖然每個晚上到了人靜更深，心神穩定的當兒，我幾乎總有這麼一個意念！可是這個意念，總未能維持到明天的日間。

——我的年紀的確還輕哩，因此我就和一般的青年一樣，達到了不如我意的事情的時候，便只顧本着我激進的主張，勇往的精神，挺身出來反對，批駁，不承認人們的批評我胡鬧，我只以為這是我的英雄好漢的打抱不平的好作爲。況且我更有藉口的：就是我還曾經得到哥哥的重托！

二弟：

父親寫給我的信，我是已經接到的了；在我讀完了之後，我會經十分恨過你，因為關於我的這件事，我事前是早就知道的，凡是環視着我的家人，親戚，朋友們等，當然誰都要驚爲是發生了一件大逆不道的奇事，對我的辱罵，對我的賤

視，我都準備承受的；因為在我們的思想和見識的水平線下的他們，是勢所必然，不能避免的。雖然其中或者有二三個是例外，但是我也無從知曉！不過只有你二弟，我無疑地確信，照了你平日的言論主張，我於是知道你決是表同情於我的。

而父親這樣大發雷霆的信來了，信中是滿滿的充足了和我勢不兩立的氣慨，——那麼你二弟是身處家中，耳目較近。易地而處，自然應當代為在兩老前好好的勸解，或者竟是相幫着反抗的，而你在事實上竟由他來信，所以我不得不恨你；不過過後一想，你的苦衷，也就給我想明白了，因為在衆

醜紛紜的處境裏，祇你一些孤單的力量，也是未必有用的。

不過，二弟呀！我呢，現在是置身在扶桑三島之中，儘着享受愛我者所給與的美滿甜蜜，國內的惡空氣，牠是鞭長莫及，又能奈何我呢？我所担心的，只有你！二弟呀！我自信的確是因爲了愛你之故，所以乘着這觸目驚心的當兒，來警告你一聲，你差不多也快臨到這個時期了，你千萬要早早的自己預備呀！——我不知你的意見以爲是怎樣？在我是：不是從戀愛中成就的婚姻，決不降服的。因爲無論如何，至少是失去了人生的真價值，真趣味了！除非是過去的一般陳死人，和現在鄉曲土老們，因爲他們是根本不知戀愛是什麼的

二弟！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現在也不能多說。

還有一件！就是關於那錢小姐的了，我和她究竟是未曾有過什麼仇恨的！不過她是個腦海裏未有現在思想的女子，對於我的要和她解約，或者會當作從前七出一般看待，如果她一定要執定了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的主見的時候，那麼她的終身是要被我遺誤了，她的幸福是要爲我失掉的！我雖未殺伯仁，伯仁的確是因我而死了，那我雖不愛她，她雖和我沒有什麼關係；然而在普通的人情上說起來，也究竟是過不去的。所以二弟！我拜托你，你可以把我的這意見，略加變化了些，轉述到父母前去吧！請他倆不要固執着自己的不

通之見，要硬行逆事，省得害了人家的姑娘！並且你還可以切實對父母說：『總之他們對於我的回國順從的希望是絕對的不能如願的了，而且此事不解決一天，便一天沒有我回到家裏的可能的！』

好了，我已言盡於此！如果你有興趣的時候，寫些消息來告訴我，那是我非常感激而歡迎的！

你的大哥上·六 一二，下午·

我接到我哥哥的這封信的以後，我於是真的和父母倆激戰得更利害，因為當中是含有爲我自己的將來而預先示威的意味了。可是我真不明白，天下做父母者的心思是爲什麼會這樣的

矛盾的，以衣護之，以食養之的愛着，而對於這些破壞兒女的幸福的事情，却又不惜剝費苦心的幹着！——他倆依從了我那位自名爲有才幹的舅父的計劃：便自以爲是的去和錢家說妥了，就把那位錢小姐，——也就是我哥哥所不承認的未婚妻，我也附和着反對的未成爲事實的嫂嫂，領到了家裏來；他們的意思是，以爲只要這樣一辦，便是木已成舟，我哥哥或者便不能再過意的反抗了，即使不然，他們也就以爲解約未成事實，於是他們的心頭上，也就免強的適意了，至於人家姑娘的青春，因此就要白白的錯過，他們不是沒有想到，便是不加顧惜了！

我呢？我到了這個時間裏，也負氣了，因為與其幹了沒用，還是索性棄置不顧了吧！而且我本來是白天到校授課，晚上總是回宿在家的，自從那錢小姐領進我家門的一日起，就此不回來，每夜總是留在校裏，和住校的同事們中的不論那一個胡亂合床睡一夜就算了，這樣的情形倒差不多有過了半月有餘。

自然，我如果早就知道了會有今日這樣的情形的，那我決不會如此的了。而且我那莫名其妙的竟還有些恨着她——就是錢小姐——覺得如果不是爲了她，那我哥哥便不會從此不歸來，我和兩老的感情，也不會破裂到如此，尤其是我居家的享樂，也決不就此中止。而且又想到，她的面我雖還沒有見過，但

是那種舊女子的難惹人愛的模樣兒，我是早有了印像的了；她，至多因爲了家裏有幾個錢的緣故，穿着得考究些，面龐上多些手術不高明的，資料不上等的脂粉吧了！——於是我更怕踏進家門，因爲一進去，這些我理想中的惡相，我的眼睛是勢所難逃要印進去的。

又那裏知道到後來，竟……，呀！天下事的不可單憑理想，和不可逆料，竟會如此的利害哩！

二

每逢到星期日的教師們，尤其是像我這樣年輕好賴的，是誰個都是歡喜的；因爲第一可以在下午暢暢快快地頑一下，第

二呢：就是早上能夠不在睡眼朦朧，疲倦得不願離床的時候離床！其餘的，因為各人的處境和性情各異而得到些別的好處的，當然還有。

這一天，恰巧是個星期，又恰是在我睡得暢快而預備下午去暢遊的當兒，而我的家裏來了人了！

我的父母，一看我哥哥已經和他們如此的弄尷尬了，不料我又也因此而如此，所以他們不免是有些恐慌了。不過他們對於哥哥，當然也是沒奈何，我是他們比較得好設法的；所以今天就差了人來！——我是很歡喜吃餛飩的，尤其是自己家裏做的大餛飩。這是我母親和別的家人們都是很知道的。因此他們

就以此爲餌，來把我設法引誘回去。

到校來看我的，是我家裏常住着的，幫着我父親去收租米，——不是收租米時，就幹些家裏需要用力的瑣屑之事的小阿周！他有事的時候，是常來校的，同事們和校役等，都已很熟的認識他的了，所以一到，他們就叫他直接進入臥房來看我。

『二少爺還睡着嗎？我在這裏看你。』

『小阿周嗎？你來幹什麼？』

『是太太特地令我來的，因爲今天家裏在做餛飩，來請你今天的中餐回去吃！——太太還說：本來早要做的了，爲了你，所以特地改着今天星期日才動手的，請你一定要回去了。』

的！」

小阿周這樣一口氣的把他所需要說的話通都說完，這我也很白明的，是因為恐怕我又要發強而仍加以反抗吧了！這非但我的理想，就是他在說的時候的那誠懇的神氣，我也是很可以看得出來的。

於是我本來的確還想略略真的裝一回腔，拿來搭搭架子的，給他這麼一來，我的心倒便軟了半；而且餛飩而美味，又很猛烈的向着我的要想冷淡的心攻打，因此我只好默默的呆着置之不答了！

「二少爺，快起床吧，時候已經差不多了，起床後洗洗面

，走回去，正好了！」他見我不嚮，就再這樣乘機進一句；一面又回轉身走出去道：「我去替你叫他們拿面水來！」同時那位五年前是我的業師，而現在是我的同事了的王郁文先生忽然也走了進來！見我還是睡着未動，便略略帶了些以前先生對於學生的命令色彩道：

「少華！你還是不願回去嗎？這也未免太過份了些吧！實在，這個又是你哥哥的交涉，你父母又沒有向着你有什麼過不去的事，你何必如此負氣呢？快起來！你母親既來叫了你，你正可乘機過去了，如果定要弄僵了，以後反要爲難的呢，快依着我，別這樣孩子氣了！」

於是我只好應允着起床！不到一小時後；我便到了半月多不到的家裏。自然，我也總算是有了些清頭的人了，所以到家之後，因為要省事起見，便不露一些聲色，若無其事的一般，照常和父母以及其他的家人們相見了！不過她却未曾看見，大概是在廚房裏幫着工作，——因為我家雖然有些錢，然而鄉鎮上的通例，不像都市裏一般，一切事大概都托之於傭人的，十家倒有九家是不雇用婢僕的，——我對於她總還有些不知什麼原因的氣恨，所以各處都走到，惟有廚房是未願去！

『華哥！事情真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她竟不是我們先前所理想着的人物！』

我正一个人坐在外面書房看報的時候，我的十四歲的妹妹小珀匆匆地進來，帶着很高興的笑容，一開口就這樣說：

『什麼？你說的，她又是誰呢？』我問完了，便想到她定是那嫂嫂。

『就是我們那新來的嫂嫂！』她答！

『怎樣不是我們理想的人物呢？』我開始有些奇怪了！

『真的，你去一看便知道了，第一面孔就很好看的，幾乎我們這鎮上是她獨一了，而且他還一閒就看書，因此知道她的學問也是好的了！』

雖然她說的時候，是很一本真經的，然而我還總以為她是

孩子，觀察得未必能十分正確的，但是我進門時的不願和嫂嫂相見之心，却已淡了許多了！

『二哥，你進去看看不要緊的，我特地出來同你的！』

說着她就當真的動手來拉着我，我一半固然因為妹妹的癡意，一半却有些是我自己的癡意了！因為我已被『她是面孔很好看』的一句所活動了我的心了，於是就真的笑着立起身來！

跟着她走過了大廳和裏天井而快踏進中堂的時候，小珀忽然搶上一步，先進去在旁邊茶几上拿了一冊書回來授給我道：

『你看，這冊書是她新拿出來看的，照這樣的書，她房裏還很多哩！』

我接在手裏一看，却是現在很流行的一冊新文藝創作小說，於是我對於小珀的報告，便相信了一大半，因為她能夠歡喜看到這種書籍，那她的腦海中，一定不是十分陳舊的了！我這樣想着，不覺要和她一見的心，倒立時迫切起來了！因而把書隨手授給了妹妹，叫她速即領我進去！

「二哥！你再翻開來看，裏邊她還寫着什麼字哩！」

我一聽，真的忍不住翻開來看，第一所看見的是

「……………可憐人們誰個都要被多情所累的；……………失

意人偏偏總會逢到失意人……………」

兩句的旁邊用藍墨水直了一條線，我於是知道這是她表

同情於這兩句的緣故！再看到上面的空白上，還有幾句批語：

『不爲多情所累，不逢失意之人的人，也太嫌無味了！』

『噯！這也可見她的思想的一般了，的確不是凡貨！』

我看完了批語，腦子裏突然這麼一想，於是再也忍不住不見她了！就拉了妹妹，匆匆的向廚房而去！

三

我遠遠的就看見在灶前放着的是一張方桌子，桌子上圍着的是一個母親，一個我家僅有的女僕徐媽，還有一個女學生裝束的當然就是她！其時她是面着我進去的這一向立的，正低着頭在弄麵皮子，聽見我的皮鞋聲，便抬起頭來望，接着就

呆住了！我因為恐怕進去了要弄得雙方爲難，想非有人先介紹不可，幸而母親也在，我就喊道：

『媽！快做好了吧！』

『快好了，你是餓了嗎？再等一回兒就好了！——少華，快過來，這就是你的嫂嫂，大家見一見吧！』

老實說：我這一驚那時的心裏，是已經充滿了不平常的意念了，所以要我像和普通的親友一般相見的自自然然的見她，實在已是不可能的了！而她呢？究竟還是個年青的姑娘，而且照我的理想，一定還是不很和男子相接的，況且現在她所要見的又她的未婚夫的弟弟，自然是害羞的。因此兩個人却呆住了

，一時竟想不出應當用什麼稱呼來了！

『我看你們還是親熱些，用了姊弟稱呼吧，少華你叫聲她舊姊！——而秀舊小姐就回一聲華弟吧！』

我母親畢竟也是個聰明人，我倆這樣相對無言，她是看出是爲了稱呼的難決的緣故了！不過我倆這時要大家都清清楚楚的互叫一聲，總還是爲難的，不過雙方都含糊了一下，而面上倒大蒙紅了出來了！

但是我的面紅，我自己是很知道的，固然也是爲了害羞，不過我的害羞，決非是和她一樣，我的是內愧，因爲當初我對她的理想，是太過份了，那知她實在却是如此的一位好人，我

懊悔從前，我對她勿起；況且我現在面對着她，却還在不能明言的心頭亂跳，於是我的面就紅了！

我倆的招呼、就是這樣完了之後，她仍舊繼續着她的工作，我便立在一旁了，雖然像是在看着他們的工作，而實在我的心魂，是專在飛繞着她！

小珀的確不是孩子話，她的貌實實的美呀！可是究竟是美在何處，和美到怎樣，我也不能具體的說，不過我看着覺得適意！我是常常被一般親戚們稱我是少年老誠的人，這因為我對於女人方面素來不會出花樣，的確是其中的一大主因；然而也並非我因為要得到這樣的讚美而如此的，是因為我所看見的女

人，實在能被我稱爲好人的太少了；我的主張只是溫文細氣，不是做女人的全部的資格，外觀的貌美，固然是必要的條件，而思想的超越，的確也是得到男子們重視的重要點！不過這也對於有思想的男子們方面說的；我，固然不敢在男人中說是有思想的，但是今天一見到她的思想的一部分，現在又目覩着她這樣惹看的模樣兒！於是在不知不覺間，却大大的引起了我對於女人的注意和愛好了！

我當時未暇覺得，過後想着，實在是自己也好笑，因爲只顧立在那裏看着，竟忘了退出去，論理那女傭在叫我立着乏的快些坐一回吧的時候，我是應當感覺到那女傭是已經有些看出

了我的情形而如此說的，而且我更應當要見機些退出去的了，但是我依然還是茫茫然，迷糊地依着坐了下去！

當我坐在那裏默默地看着她時候，我的心絃是何等的緊張呀！我的精神是何等的徬徨呀！的確的，我看着看着，越看是心裏對於她的好感越濃，當時，我別的意念固然不敢發生，但是和她一接談的願望，却逼切得不可遏止。不過這時候，如何會有這麼一個良好的機會呢？

『少華：你這麼許多時候不回到家裏來，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呢？——今後可否仍舊在家裏了呢？』

這當兒我真感到我的母親真是識相極了，這麼的問一句，是給

了我多少的好處呀！因此我連忙回答道：

『這個決沒有其他的意見，不過第一因為這幾時是小考之期，課卷積得很多，我在校裏修改，比較得便利些。第二呢，那裏同事多，在工作之餘；大家談笑一回，可以不像獨個兒在家裏的那樣寂寞無聊！』

說着我儘是望着她，因為我此時很濃厚的意思是在向她申明，『我的不歸來，不是爲可惡你！』不料她居然也在望我一望，在這一望的當中，順便還帶出了一些些的笑，這笑呀，如果是有聲音的說法，那一定是冷笑無疑，爲什麼？那當然是明知了我此話是托辭之故吧？不過我當時是確認為是的，所以我的慚

愧和難堪，竟和一個初次偷竊者的被人捉穿了一般！幸而母親又在開口了：

『那麼以後到什麼時候，仍舊可以回到家來呢？我看是任家的好呢？因為一切總比較得適意些。』

這一問更好，因為既然今後家裏有了這樣的一個她在，而且她的足以引誘我的魔力，又是這樣的大，那麼還那裏捨得不在家裏呢？不過就此要我自動的留着，又究竟和當初那樣的倔強，未免太不調和，未免要啓人之疑！母親既這樣在說，我就樂得順水推舟：

『好的，本來這幾天事也完了，我也很想回來了；母親既

是如此說，那麼我今天就不去好了！」

接着我的面却又紅了出來，因為想着我剛才曾說過家裏是寂寞無聊的，那麼現在歸來，又將如何呢？這話不是有些難於自圓了嗎？而我

『現在有了這樣的一個好嫂嫂，我可以不寂寞不無聊。』
的一句話又不好表明的！

然在我這樣的迷迷糊糊裏，而一隻隻的餛飩，却在她們的手中在成功了！她們下鍋去燒的時候，她就奉了我母親的命令去準備那筷子和碟子等：『大概她是已經熟悉了我家的情形的了；』她在把食具分作兩分的時候，我這樣的想，因為我家在

吃餛飩等特別東西的時候，總有幾個家人以外的客人來的，而這些客人又總是在外面另外擺着一桌，由父親或者我陪着他們吃的！

這時剛巧小珀不在跟前，母親在灶上下餛飩，而徐媽又在灶下燒火，這預備好的外面用的食具，勢必要她搬出去的了！我於是頂先就心跳起來，因為我是在想要乘機獻一下殷勤了！或者可以使她知道我不是真的是一個不近人情的人；至少也可以和她接談一下，所以當她捧着正想走的時候，我就上前了：

四

『我來拿出去吧，我橫豎要出去的！』

我的此舉，我自己肯直陳的，一些也沒有好意在內，而且竟是全部的惡意，再而且我的這種惡意是希望要她知曉的，所以在說着這句話的時候，還向着她不是像敷衍一般的笑着，

『不，讓我拿出去好了，你自願自的走吧！』她面紅了答！

『小姐你給他拿去了好了，難得他今天這樣的高興，否則
是請他還不肯哩！』母親說：

這句話我又是非常感激母親的，因為我想她在這話中體味出來，定可以知道我的此舉是專爲了她的了！

當我又走到中堂裏的把食具放到已經由小阿周預備着的桌子上的時候，忽然聽得身後又有了腳步聲，我一看原來是她手

裏拿着醬油盆在出來，我一看此時沒有別的旁的人在，便先用一些開場道：

『呀！你早些何不一逕也叫我帶了出來呢？』

『你兩手也拿不上這許多的，我走一趟也沒有什麼要緊的，』

她答我的時候雖然極力固作鎮靜，然而那種害羞的態度，却還很可給我看得出！

她放下了醬油盆正要退進去的時候，突然我不知從那裏得來的這麼一股胆量！

『舊姊……………你……………慢慢……………進去！』

下面我竟實在接不下了，根本因為我實在自己也不知道要說的是什麼？所以當她真的立定了不再走的時候，我又很懊悔我的太嫌急迫了！

『你要什麼？』

她好像已經知道了我的用心一般，她是真害羞呀！在這樣問我的時候；而我，因為她的這一問，因而在弄得更無措了！

『你在這裏還登得慣嗎？』

我在無奈的當中，勉強想了這一句，究竟當不當，也未暇辨別，看了她立時現出那種驚奇的樣子的時候，我於是知道這問一定是使她覺得太突兀了的緣故；所以幾乎使得我一時無法得到

一個相當的下場，幸而我這時候好像有天助我的一般，我此時真的色胆如天了，我索性裝得像很正經的一般再接道

『我當然是知道你一定不會十分慣的，因為……』

『不，你別這樣說，我是很慣的，』

『不過……——不，我以後再和你說吧！恐怕母親要等你，』

我實在想想這些話要說的時候，究竟還沒有到哩！所以就這樣在緊要的關子上就絕住了。

她見我忽然這樣住口了，不覺略略的呆了呆，然後返身就走，等到她走了之後，我倒又覺得有些懊悔起來了，因為這時

候，實在是很好說一說的機會，雖然或者唐突些，不過諒來她也是奈何我不得！呀！我真悔無可奈何，一回頭見那本小說集還放在那邊茶几上沒有收去，我不禁又去拿了起來，在手裏隨意的翻着，拿她所加上的批語，一段段的看着想着，而且看一段，佩服一回，覺得她的爲人可愛一層！

『呀！你在看這個嗎？我是胡亂亂寫的，別笑呢！』

我倒不覺嚇了一跳，因爲這是出乎不意的：

『呀！舊姊！』這是我第一聲叫得最清楚，所以弄得她倒又有些難爲情起來！『是你嗎？寫得有意思極了！我正在佩服呢！——你這回子，又出來幹什麼的呢？餛飩已燒好了

嗎？」

『母親叫我出來對你說：請你去看看，客人已經來齊了沒有？因為是吃的時候了，還有對你說：如果你不願在外和他們同吃，那末就一同和我們在裏邊吃，也可以自由些，橫豎父親又在家裏！』

『好！一準我到裏邊來吃好了；不過我很過不去，累你這樣一趟一趟的走着。』

她聽了，一定是因為知道了我的對她的用心之故了吧？所以未曾有什麼回答，只是一笑就又進去了，而且似乎還有不少的非普通的成份含在這一笑的裏邊。

『呀！這情形有些不對，她對我或者也有些和我的對她一樣嗎？』

我癡癡的這樣一想，於是與匆匆的走向外邊而去，照樣的向父親和客人們等說明了，就一逕再回到廚房裏去。

那時那隻剛才是她們做餛飩的桌上，已經一律都出空的了，我於是知道一定就是預備我在這上頭吃的。——她立在灶旁母親身邊，預備幫着，忽然母親對她道：

『小姐，你不必再在這裏了，去和華弟一同等着吃吧！』

我是多麼的得意呀，可以和她同桌而吃，別的不必說，至少是可以連帶飽餐一回秀色了！但是又一想！就這樣，既有母親，

又有女傭，而且說不定小珀也快來了，那麼我倆在她們的監視之下，至多也只好默默無言吃着吧了。——這時候我竟沒有想到，現在還是和她初次見面的當兒，一切都只好適可而止的，幸而此時忽然腦子一動，便有了法子了！

「就坐在這裏吃，不免有些礙手礙腳，而且你們又在燒着，我也有些苦熱悶，所以我想何不把這桌子搬到那邊的一間裏去呢？」

這時的母親呢，正在怕我再去不來，所以着實有些不敢違拗我，連忙答應！——我於是就親自動手去搬桌子，我在動手的時候，就又望着了她，心裏想道：

『如果她確實對着我也有些異樣，那末現在定會自動的走過來幫我了！』

不料她竟只看不見，幸然我是明白的，這是她在故意難我，所以心裏非但不失望，反覺得她的如此，的確是和我有意的一些些表示！否則，如果要和我講客氣的話，那末她定是不等我動手，先來搬的了！嘎！我這時真出乎意外的歡喜，索性大家來弄一個白相，我就不再去找她，自己用力的要想獨自一個搬過去，但是究竟我力小，尚未搬動些許，而已經氣喘面紅了！只得仍舊放下，再一望著，只見她是在斜了兩道俊俏的眼鋒偷看着我！我不禁也對她一笑，於是她方始走過來了！

兩個人把桌子擡到那邊之後，我一看已經是四顧無人的了，我於是又要胆大起來了！

五

但是我此時要想開口出來說些什麼話，還沒有想出來的哩，而她却又返身而去了，我恨呀！她這樣的引誘着我，而這樣給我只有心癢的難堪！我無可奈何，只得再到廚房裏，預備去拿出來吃，等到我一腳跨出門檻時，她又拿着食具在來了！

『你坐着吧！我再去拿來，好吃了！』

『不，我和你同去拿好了，省得你一個人這樣的忙！』

『快不要，就在這裏把筷碟分配在各坐位上好了！』

我一想這也好的，就讓她去了，我把筷碟分配好了之後，就坐下等着，不一回，她果然捧着一盤熱騰騰的餛飩在來了，我連忙立起身接着問道：

『舊姊，你是不是也就在這裏吃了！』

『是的！』她說着，就坐下！

我滿想在吃的時候，要和她談上幾句話的了，那知不巧小珀忽然也來了，我只得無可奈何，幾乎連餛飩的美味，也沒有嚐到！一回兒，第一盤已經給我們三個人分吃完了，她於是就拿空盤再去添，第二盤添了來之後，她就替我拿了我的小碟子去把餛飩改下；改了四五隻，送到我面前的時候，我連忙去

提，不料我的手和那碟子一碰，碰得太重了些，碟子裏的餛飩倒跌了兩三隻出來，有一隻有桌面上，一滑直滑下來，竟滑到了我的身上；她不禁『啊呀』一聲，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餛飩却已瀉到地上去了，我的長衫上，却留着了一些醬油跡！

『這可不得了，這如何是好呢？』

她着急的呼着，只是望着我，大概是恐怕我要因此發惱的緣故吧！所以我急急的道：

『不要緊不要緊，只要擦一擦就好了！』

一語提醒了她，就在身邊摸出一方手帕來俯身就擦，我搶住了，拿在手裏一看那雪白的帕子上，早已沾上了一些醬黃色

了！

『這手帕可糟了，要顯布才擦得去哩！』

『真的我到急昏了！我去拿面巾來！』說着真的去了。

『何必這樣忙，過一回也不妨事的！請且坐下吃吧！』

我連忙一面說，一面上去把她一把拉了不放！她忽然面孔又紅了，我一看，這在我手裏的，原來是她的一隻手，所以她在害羞了，掙着要脫去，誰料我不知是手時，倒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我在却竟不肯放了，而且還加緊了些！

『好，我不去就好了，你放吧！』

我不但不放，只望着她笑，她真是羞極了，羞得把她的本來美

得已經是以麻醉我的態度，更惹看了！這一剎那時呀！如果我
不是爲了我心裏有時期尙未成熟之念所阻止了時，我或者還會
作更一步的舉動哩！

『好了，放！有人來了！』

我一聽果有腳步聲，原來是小珀剛才她去添餵飽時同去了
，此刻在回來，於是我只得放了，急急退到我倆各人的座位上
去，小珀走到了，很顯露的面上現出了一層有趣的狡獪之色，
我已經知道她是看見了我倆的情形了！雖然她沒有說明，我是
多麼的惶急呀！只見小珀還在背着她，向我把舌尖一伸，兩個
肩頭一聳，又把眼鋒向着她一斜，接着還是一笑，我恐怕她或

者要說出來，倒弄得她難堪！所以對她搖搖頭！總算阻止了她

『華哥，你今天不回到校裏去了嗎？』小珀吃了一回，忽然問！

『是的，你以為如何呢？』

『那麼不怕家裏沒人和你解悶，要弄得寂寞嗎？』

這一句話的真精神，一定是也給秀蓀聽了出來了，不然她為什麼要突然把頭低下去，額上的紅霞，從額際的蓬鬆的烏雲裏可以看得見呢？我沒奈何，只得答小珀道：

『你算來難我，我是爲了母親的，也是沒奈何。』又笑着而偷望着她：『況且現在有了你這樣一位好妹妹，也大足以

給我開頑笑解悶了！」

那知道這話一完，只見秀蓀又把頭重低了下去，而還乘勢把目光向我迅疾的一射，小珀又道：

「我嗎？我是担不了這責任；還是蓀姊吧！蓀姊本來很想要讀書，只愁沒有人指教，你倆還是在有閒時，大家研究研究，倒是一個大好的解悶法了！」

「真的，蓀姊有這個意思嗎？那是很好的了！」我連忙乘機說：

「珀妹你真在瞎說了，」秀蓀說了！

「我是瞎說？那天不是你和我說過的嗎？——我現替你介

紹了，還不謝我，倒還如此說我嗎？」小珀笑着說。

『不是這樣說，你想你華哥，那裏來這麼的工夫呢？況且……』不知爲什麼她下面竟沒有說出來。

『這沒有問題的，我日間到校，晚上豈會沒工夫呢？』我想這個好生意，是應當急須兜攬的。

她正要再說的時候，恰巧母親也來了，於是正經地吃着！以後我也未曾再有機會，一直到了晚上的我已經到床上睡下後。

六

自然，我現在的腦海之中所蘊有的思想，一定總是含有關

於她的了！我先是想着她的可愛，後來又想到了她的可憐，她俱有了一副在一般女子中不易多得的美貌！我知道凡是見着她的，多少總會被她鉤得些愛之給與吧！而且還有那這樣足以給人以欽佩的那些才幹，如果在當初不是因為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那樣的捉弄了她的話，那現在的她，是一定會多麼的像許多燭火中的一盞電燈般的獨放出她的光輝來呢？她的確是太冤枉了，我哥哥是沒有和她見過面，她的好處，哥哥是絕對的沒有賞鑑到，反錯疑了她是個難堪的人物。呀！我一層層的惋惜，儘被她培植到我的心田裏來了！她現在在我家裏，固然肚子和身體兩方面是可以不用擔憂的飽和暖的，但是總不免做了一枝

荒山荊棘叢中的鮮葩了！美麗的色，芬芳的香，山間的頑石，又誰能欣賞他呢？——我，幸然是有個我，她或者會聊慰於心吧！然而呀！我和她是有一層不易打破的叔嫂關係阻隔着的，我又能奈何呢？——但是，我自名爲是比較得有情的人物，我總得安慰她，給她些些的快樂才好！這是在我們唯情些的人是應當有這樣的精神和主義，以及作爲的，雖然我又明知這樣進行着又會得些難堪的他們的物議的！

不過有一件倒有些奇了，我突然又想到，因爲她現在既然會得看着那一類的新作品的，那麼那新作品的當中，關於爲了自已的愛而起來向人家革命的情界的英雄的行爲是很多的，難

道她是一些也沒有受到什麼影響的嗎？這樣情情願願受着兩當局的驅逼，而竟順從，而竟會到我家來做一個傀儡，這究竟她是有些什麼存心呢？

我真有些睡不住在床上，恨不得立刻就起來向她處得到一個明白！所以我這一夜如果不是爲了後來極乏了的話，幾乎是未能進過夢鄉。

因爲幾天的日間到校授課，夜晚又總是許人在一起，所以不能如我所願的向她有過什麼進步的表示，除了普通的應酬話之外；不過我方面，因爲已經對於她有了用心之故，所以在有了些微機會的時候，就要應用着來向她進攻一些，統計五六天

內，所進攻的結果，從未有一次使我失敗的，所以除了我的私心滿足外，對於她，我雖然不敢說她對我用心，絕對的和我一樣，然而她不在厭惡我，很願和談的一點，我是可以不慮的斷定的，——因此我向她要作進一步的對付的意念，也就更切而更急了！

這時候已經是過了端午的差不多半月光景的當兒了，今年的天氣，雖然不像往年一般的早熱，然而季候究竟已是差不多了；在晚餐後，天井裏偶而有了一陣兩陣的涼風的時候，總不免要引人出去暢快一下。——我坐在室內有意無意的看了一回書，也就做了被涼風引誘出去的一個；我家的後天井雖然不

及前面的那個來得大，然而無事了在那裏散散步的話，倒也很可以走上七八十步一圈的了，其時已經殘了的月，還把牠的光輝，很清幽的射下來，那西邊的一株桂樹，叢叢的葉片，發出些微微的颯颯之聲，破去了不少的寂寞！我在這樣雅淡的景色裏，不但是身體上爽快了不少，而精神也似乎清潔了不少，其時父親在外邊，母親和小珀是已經回房的了，蓓姊大概也在房中，所以此間只剩了一個我。

我忽然又想到，在這小小的天井裏，已經會得如此的給我適意的了，那麼如果到了後邊的院裏，一定會更好的，因為那邊不但是地位較大，所收的月光多，而且還有幾株高大的樹，

而腳踏的又都是草地，我一時遏止不住我要到後園去的慾望，只得任足所之的走向後面去了！走過了中堂，往廚房裏出去，就是後院了！我把門一拉開，那水銀般的月光便帶着清風吹射進來了！的確是比天井裏好得多了。

『噫！天呀！……從此吧了……噫……我……』

我踏進了園門還沒走過幾步哩，很清楚的耳朵裏忽然射進了這麼的一聲，竟使得我全身的肌肉，好像有許多的芒刺在觸進去的一般，因為這一聲的當中，實在所含淒苦的質地太大而太烈的緣故。

『這一定是倩姊無疑，非但這聲音是已經我所聽熟了的，

而且我家裏除了她，也決沒有第二個會這樣的傷心人的！
呀！可憐！她是在作什麼呢？」

我一面在腦子裏很急速的這樣決定，一面就放輕了脚步找過去，剛才那聲音是在那邊東南角上發出來的，所以我就向着那邊走上去！

『天呀！死！我還是死，……天呀！你如果有可憐我的心的，那末……速卽……賜我……一死吧』

於是從這幾句話裏，我就清清楚楚的發見了她了，原來她是正把上半個身體俯伏在那棵大枸樹的一根橫幹之上！——我老實說罷：我此刻已經不用諱言的在愛着她了，而且她此時的

情形又是如此地惹人憐惜，我當時的心裏是如何的無以名之的難過呀！我是已經再也不能忍耐的就上前去了，我又恐怕，一逕出聲去叫她，或者要使她受驚，所以就預先把脚步跑得重了些，使她可以早早聽得是有人來了！

『舊姊……別這樣吧！……』

其時她已經知道了走來的人是我了，所以哭聲和呼聲都已收住，雖然聽了我的這樣說法，她還是不聲不動！可是我，在這一刻那間，要說些話來安慰她，一時竟也想不出，兩個人都呆呆地了半天。

她停過了好一回的工夫，才立起身來，向我望着；鬆亂的頭髮，在微風裏輕輕的飄着，帶了淚痕的面龐，更顯得淒清憔悴。呀！我是具有一顆易於被感動的心的，這樣一個可憐的模樣兒，這樣一個苦惱的傷心人，尤其是我在愛着她，那麼我看她如何不心痛呢？於是我的兩行要想忍住不下來的同情之淚，終於是掉了下來。——月光是很明淨的在照，我的下淚是很可以給她發見的。這也是自然的了，她又哭了，這樣兩個人儘是吞聲的對哭着，那淚珠一時竟也沒有停止的可能！我幾乎忍不住要發出聲來的時候，忽然她走上用手推着我的肩頭道：

『華弟，你也好，你爲什麼要這樣呢？』她還是啞啞的說

：『噫！舊姊！你莫要怪我，我的確是完全爲了你的，舊姊！你的身世的可憐，我是很明白的，噫！這都是我家害了你的呀！我哥哥也不免太冒昧了，竟用這樣的手段來對付你，』

『呀！你真是何苦來，你快些自願去過你的青春的前程遠大的光明生活吧！我固然是感激你的這樣和我表同情的；但是我已經不配你的憐惜的了，是我的命，是我的命，我決不怨你的家，也不恨你的哥哥，因爲我不是個不明白現代事理的人，你哥哥的這樣作爲我總承認他是新青年的正當的舉動。』

這時候，她是又在拿出手帕來在拭淚了，我是迷迷茫茫地，除我的一時的直覺的感情外，是什麼也不知道的了，凡是禮節，和嫌疑，在我這時的腦海中是沒有地位可佔的了！所以我就上去握住了她的手：

「舊姊：你須要知道：天下唯不配人憐惜的人，才值得憐惜，也唯去憐惜不配憐惜的人，才是真正的憐惜。舊姊呀！請你相信我，我真情的對你說，我從那天和你初次相見的一剎那起，我便認識了你了，——知道你是女人中不平常的人，——因而我敬重你，因而我爲了你的遭遇而起共鳴，舊姊呀！你的確是太苦惱了，你的心事，此間人是誰

也不會真正明白的，所以你不妨對我是你的親兄弟一般對我！我真情地對你說：我是願意安慰你的，但是你肯相信我嗎？」她是非但由我握着她的手，而且也和我互握着，我知道我的這些話是已經打入了她的心坎深處了，因為她等到我的話說完的時候，她是把我的手握得很緊的了。

「華弟！你也不必說明的，你的心我是也在那時就知曉的了；不過華弟呀！我總得要對你說！你是不值得的，因為你是可以有快樂的人，何必費這種閒心呢？」

『不，不，蓀姊！我索性說了吧！諒你也不會惱我的，我是爲了愛你，我是一見到你愛你的了呀！你是我愛的，

你的苦惱，你的委屈；我豈可不關心呢？唉，舊姊！……」

我的心頭是爲了呼吸的緊張而跳得難堪極了，我是茫然昏迷了，我就把她拉了過來，把她的胸，緊緊的貼住我的心口，她也並不抗拒，不過又掉了兩點淚下來道：

『可是，你的情種子是下播在沙石上了，你的愛是浪費的了！不是爲了我的不願接受你，實是因爲我此時接受也無用的了』

「不，愛是奔放的，愛是無目的的，尤其是不願忘的，我只知愛，因爲我原本是爲了愛而才愛的！我別的是什麼都不管的，不過只希望一點，這一點，你是可以允許我嗎？」

——就是我也希望要得到你的愛！舊姊，你愛我嗎？你以爲我是值得愛的嗎？』

她自然是很難對答我的了，鼻尖中一陣陣濃烈的香氣，急促地不絕的衝進我的鼻中，我知道她的心潮是一定澎湃得很利害的；等到我的話說完了！她便伸出兩只手來，像慈母對她的孩子一般的捧住了我的兩肩面龐，這大概就是已經允許了我的要求，或者就是在給我愛的表示了；我這時是何等的暢快呀！暢快得把方才的悲哀都遺忘盡絕了。我的心頭，又是多麼的興奮呀！興奮得有些瘋狂了。於是我的胆也大了，就把她抱住，抱得牢牢的，她大概也是已經酥軟的了，所以把身體儘是回我

懷裏倚着，使得我兩腳的重心也不能平均了，我只得調一個方向，我的背靠在樹上了、她的全身的壓力更是完全放到了我的身上；可是我非但未有覺到吃力，而只覺得是適意！呀！我方才明白，明白天下許多男子們的所以要拚命用心在女人身上的緣故了，原來女人所給男子的快意竟是如此地利害的，不過我好像還不滿足，我於是又問道：

『舊姊！你究竟肯明白的說是愛我的嗎？請你告訴我，因為我似乎還有些不放心哩！』

『華弟！我的好人，你不必問我這個話的了，你只要看我現在這一剎那時的情形吧！況且老實對你說了吧！你在想

愛我的時候，我也早在想了；你不必看別的，就是那天那方給你揩醬油跡的手帕，我沒有向你討還，也就可見我當時的心的了！華弟！你放心吧！我是愛你的了！』

我這時的高興呀！真是我一生的高興事中最高興的了！我還那裏忍得住不再有所表示呢？

八

『舊姊，你恕我吧！……………』

於是我把頭低下去了，於是我倆的嘴開始吻合在一起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新紀元，呀！這種滋味呀！大概是要到我的末日，或者方始會得忘記的了！經過很久很久的接吻之

後：

『華弟！從此我倆是結成了不了之局了；——我倆是照例不能有這情形的呀！』她雙手又捧着我的面龐說：

『別管牠，因為這是在禮教上的話，我倆是只要愛，只要能夠愛就算了，蓓姊，你不要去想這些吧！我倆得愛且愛，愛到萬一不能愛的時候再說，還來得及哩！』

她不響了，她自動的把兩手圈在我頸裏了，使我的頭再低下去和她吻着，而我的舌尖也就此插入了她的口內！——突然我又想起來了！

『蓓姊，我又有一個疑問，現在又想到了要問你了；就是

你爲什麼情情願願就這樣到我家來的呢？你是沒有想到還有抵抗的一個法則嗎？」

『不是的，抵抗的一念，我豈有沒有想到過。但是我的環視我的勢力實在太大了，我如果反抗了，那一定會使我不能再好好的在家裏繼續平安生活着的，我是沒有像你哥哥那樣的能力和氣魄，所以不能取同樣行爲，而且我父母又一向沿用了他們父母對付他們的法子來對付我的，不准我多出外，不准我有交際，所以我更孤力無援，我逃不出，我跳不穿，所以只有屈服。』說着她又要哭了！

『好了，你不要再傷心吧，我們方才得到些甜蜜哩。你可

以這樣想吧；如果你不到我家來，又那裏會得使我倆在一起，而竟這樣愛着呢？這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了！人生遇不幸事，只要能退一步想，就心自然平了！』

從這一晚之後，我倆雖然不能再有這樣的好機會了，但是我倆心領神會的當中，總是還難於滿我倆的欲望！幸而時日在一天天的過去，即使我倆當中沒有這段情事在的話，那也自然會漸漸的混熟了；所以我倆就借這一點爲理由，時常無顧忌的交談，或者還有些另外的接觸。

有一次的晚飯後，我們正都到後院去乘涼的時候，天忽然下起大雨來了。於是只得留在室內，大家隨意讀了一回，母親

是同房去，小珀因為她校裏正在暑期大考的當兒，要隨着我溫習，我也爲了大考課卷急須批改，她是也到她自己的房裏去了，只有我和小珀在她的房和母親的房的中間一間裏！

母親要上床睡的時候，忽然走出來向我道：

『少華，我想你們兄妹倆就到嫂嫂房裏去做吧！也好省點了一盞燈的——這鎮上是還沒有電燈哩——橫豎嫂嫂也不在睡哩，小珀到她房裏去了，也可免得又要胆小！』

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心裏蘊了非常的高興而依着母親的吩咐而走到她的房裏，又把母親的意思向她說明了！——她連忙放下了手裏的針線，把桌子上的堆着的東西收拾了去，於是

大家坐下開始工作；我和她是相對的，小珀就坐在我倆的側邊。

我還那裏能夠專心於課卷上呢？我是時時只顧要看着她，一直看到她害羞了，時時向我白着眼而面紅了。——呀！她的這樣的動人的媚態呀！老實說吧。我的心弄得只是劇烈的跳着。我恨不得立刻走過去，走過去了預備做些什麼……呢……呢？呀！我也說不出，至少我總須要把她全身吻個遍才好！

呀！小珀也真湊趣呀！因為她的倦態已經畢露了，秀蓓便叫她到她——秀蓓——的床上去才睡一回，那知小珀一上床就

熟睡了！我是何等的歡喜呀！

『舊姊……你走過……來，到……我這……來！』

我這樣叫了她兩次之後，她果然羞得地過來了我就把她的兩隻手緊緊的握住了，兩隻眼睛牢牢的注視着她，她給我這纔看了一會，她大概是在是害羞得太利害了的緣故罷，所以只是把面孔偏向了側面，一看也不敢看，嘴上露出微微的笑容。我呢，我好像已失去了靈魂般的，嘴裏什麼話也說不出一句來，身體裏也好像沒有了一些氣力般的，動也不會動。這樣過了好一會工夫，我只會把頭漸漸的低下去，在她手上吻着，用力的吻着。她忽然叫了一聲：

『呀！華弟……心肝！』
這樣盪人的心魄的叫着我的時候，她也俯身下來，把她的面龐靠着我的頭髮。

『舊姊……！我……舊姊……！你……！』
我沒有勇氣說出我此時所要說的話來！只會這哀呼般的叫着她！她是明白的！所以就旋轉了上身來抱着我道：

『心肝呀！好了，我倆是不能再進一步的了，我只能即此而止，這就是算我報你的愛我的一些吧！你愛了我的酬報，只能得到這此的了！這是我的命運呀！我是不你能享受的……』

她有些嗚咽，我一聽此話，覺得全身都冰冷起來，而手足都無力起來，於是把她放手了！她慢慢的走過去，坐在她的原位上去了！她是飽含了眼淚，我是無言可說，只是默默地相對着。

忽然小珀在翻身了！她因為或者會給小珀看見了剛才的情形緣故，所以連忙走過去拉起了帳子看，見小珀却還是雙目緊閉了，沒有什麼表示哩！方才定了性！我真是自己在倒自己的檯，因為我不知怎的，桌子上放著的一冊小珀的硬面西裝英文字典，給我的手一碰，跌到了地上，大大的一響，竟把小珀驚醒了！

「呀！我該死了，怎會這樣就真的睡熟了呢？我的英文還沒熟哩！」小珀一醒，就這樣的說。

於是小珀就仍舊坐在我倆的桌上來了，我是不高興呀！因為小珀無形中來做了我倆的監視者了，使我倆不得不面子上仍舊規矩地坐着，但是我剛才的那段的餘興還未盡，我是萬不能就此按捺住了我心不動的；可是我到此刻除了時時的看看她，有機會時用眉目來傳情的一法外，還有什麼可動的呢？

屢次用扇子去驅撲不掉的蚊蟲，到後來終於把我從襪子上咬得我的小腿上癢得難熬；我因為恐怕要搔破我的絲襪子的緣故，所以在桌子下把襪子脫了去，等到我搔完了癢伸過去找鞋

子穿的時候，無意間的我的腳踢到了她的腳上了；這一下，可把我的心靈又鈎動了，於是我不再穿鞋子，索性把腳伸了過去，擱在她的橈邊上了；這時候她是已經把針綫擱着在看書了，所以就在一隻手伸下來，握住了我的腳，她的手是多麼的滑膩的，在我的腳上撫着，雖然只撫着我的腳背的一部分，但是我的適意，却拚命的在蔓延出來，蔓延到我全身上來了，我的全身幾乎是木麻了，一直到心胸也連帶的暢快了；她撫摸着，後來她撫摸到了我的被蚊虫所咬過的腫漲處了，就輕輕的替我搔着，其實我不過要讓她去搔着吧了，實在我是早已就不癢的了；而且，我恨不得叫那蚊子再來咬我，可以讓她多握一回我

的腳，三代我搔癢搔，我還感謝方才那隻蚊子 因為假使沒有它的一咬，我又怎會有這樣享受呢？

九

接着，我實在有些不能滿足，然而一時又無可奈何；後來，我只得把還有一隻留在地上的腳，脫去了鞋子，又一同伸了過，要叫她也握住但是我又恐她要惱我，和因為有小珀在旁而害怕，所以望着她，要觀察她的面部的表情究竟是在怎樣？而映入我眼簾的，却是羞得得的半噙微笑的嬌態，這更足以左右我魂靈的嬌態呀，我是一刻也不能遏止了，脚也要再上些，因為現在還是不能攔牢，她也似乎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般的，就

把她自己的身體，向一旁移過了些，讓凳子空去了一些地方。我見她這樣的知情識趣，處處的肯使我快活，處處的肯如我的願，我的心裏是多麼高興呀！非但是高興，而且還是多麼的感激她呀！我實在因爲一顆只顧在高興的緣，以致一個不留神，一只腳竟從櫬邊上一滑，就掉了下來。而且當掉下來的時候，還剛巧碰到了小泊的身上。

『你怎樣的？碰得我怪痛的！』

小泊這樣的一聲，真把我一個心嚇得跳個不停。我也沒有可以回答的，只是對小泊笑了一笑，低下頭來不理她。

我又在望着她了，那時她的面部的表情，——呀！也太複

雜了，是害羞，是有味，是微嘖，不過我看了她是難以形容的得意！胆量也就有增無減！

所我就在停不了一回工夫的以後，兩只脚又不禁繼續的伸了上去了。她對我的這樣也並沒有拒絕的意思，只是對我望了一望，可是，拒絕雖然沒有拒絕，她的手却並不來握，我沒法想了，只得用強，就用我的足趾，向的她手心裏挑進去，大概是我的趾甲太長了，觸到了她的手的時候，她這是萬不料的，在一無準備的當兒，突然給我這麼一來，大概她是受到了痛苦了！所以不覺「嘎嚕」一聲，連忙避了開去，順便還帶了一個白眼給我。

『姊姊！什麼？給蚊子咬了嗎？』小珀問她。

『是的，蚊子真可恨，招呼也不打，一動就咬，咬得我真痛！』她望着我說：

『這不能怪蚊子的可恨的，只好怪你要小器的不好，我問你如果那蚊虫真的先向你打了招呼的話，你還肯給他咬嗎？——不過，咬痛你呢，的確是蚊虫的不是，我情願代他向你抱歉的。』

說着，我笑了，她也笑了，小珀也跟着笑了！而我的腳也已經退回原處了，

忽然那床前桌上的時鐘打出了午夜的十二下了，於是我倆

現時的甜蜜之一片，就此解散了。

『珀妹，時間不早了，快些睡吧，來不及溫習的，明早再繼續好了，晚睡了明兒反而要頭腦不清楚的！』

小珀也表了我這話的同情了，於是秀蓀就把書放下來，另外去點了一枝蠟燭道：

『那麼珀妹，我送你去吧！』

小珀就跟她去了！而此間就剩了我一個人了；我是又高興起來了，因為等她再來的時候，我倆就可以好好的暢快一下了，好在這時候全家的人除了我倆外，誰都是到了睡鄉去了！

我還那裏有心思再在課卷上用工夫呢？所以就連忙把一切

都急速地收拾了起來，到我還未完畢的時候，而她已经回到房裏來了！

『怎麼？你也不做了嗎？』她看我在收拾了，所以就這樣問，

『不，不過我沒心思做了！』我現出了狡獪的笑容而答！而同時我倆又擁作了一堆了。當我的手又伸去抱住她的時候，她就推着我坐到椅上去，而她又是在我的膝上，她是一些也未曾覺察到，因為是已經被我的輕狂所迷暈住了，我只是吻着她！吻了不知多少時候，她大概因為時間太長久了，呼吸有些不暢快的緣故，所以就拿手來把我的頭推開了，對我先是

雙眉繃了一繃，接着却還是甜甜的笑了出來。我在這時候，什麼別的也想不到的了；我只知道因為她這樣的愛我而高興，總之，我全身是整個的浸入甜蜜裏般的，我不能怎，也不會要怎樣了。

我向她一眼不霎的看了一會，忽然心裏一陣的衝動，不自禁的把面孔，伏在身上了，好像孩子，伏在慈母的懷裏一樣，她總是太被這樣子感動了的緣故罷，真使得她是忍不住了！急促的呼吸，繼續不斷着，雙目也閉上了，漸漸的紅雲在面上浮出。她實在是不能任我再延續下去了，因為她是吃不住了，要想脫去了逃了！可是無論他平時是如何會得愛憐女子的人，在

這種境地裏，也總不再發出他慈悲心來的了，我又何能例外，我是只顧貪圖這我一生中未曾得到過的快慰，又那裏肯給她逃跑了呢？一直我認為滿足了而才止。

我放了她她立即脫了我懷裏！頻頻的把她媚得盪魂的白眼射給我，我只是望着她笑。

『好了，你好去了，給人知道了。那是不得了的呢』她說『我不去哩！你再……我才去，』我像小孩討糖果般的說

『Kiss？那很便的！』說着就走過來了！

『不，……不是！』

『究竟什麼呢？快說！』

十

她走過來了，就來替我把披散的頭髮理整了！一面又說：

『小乖乖，好了你去吧！我和你只能如此的了！』

『不，我一定要……我只要看一看就好了！』我哀求着：

『看嗎？看什麼呢？我的面孔你還沒有看夠嗎？』她說：

『沒有看夠我還要飽飽的看！』

『熱昏，這不難爲情嗎？』

我不管她了，就上前去動手，不一回她的面孔已給我捧在手中，雙目直看着她，她要避也避，紅雲只是一朵一朵的飛上來。真的，那樣的好看，我又豈能不看？

『又來了！快去吧！我要光火了！』然而她是笑着說的。

我見她已經把衣鈕仍扣上了，自然我是只得走了，當我走到房門口的時候，我仍是立定了不走了！

『還要什麼呢？』她驚奇的問！

『我知道你的愛我，還沒愛小珀那樣的利害哩！』

『噢！這話倒我是不能了解的了，你是根據了什麼的呢？』

『你自己去想好了！』我故意裝着生氣的模樣說。

『……………噢！我明白了。』她想了想方才笑着道：『你是

大人了呀！難道也能和她比嗎？——要我也送你是嗎？』

『……………』我只對她笑了一笑！

她知道我是確實爲了這個意思了，就拿了檯上的一隻美孚燈，和我並着肩，我握住了她的左手，一同走到我的寢室裏。『好了！乖乖，你好好的睡吧！我要去了』她手裏的燈未放下，做着真耍轉身的姿勢！

『再停一回可以嗎？』我去接她手中的燈，而且放在檯上。『你要原諒我呀！這麼夜深了，我還在你房裏，萬一被旁人知道了，一定會有不堪的嫌疑，降落到我倆的身上的。』『關於這一點，我也是很知道的，不過，好姊姊呀！你也可以憐我，此刻自己也不知爲什麼會得如此的，如果我的雙目中沒有你可以看見的話，我便好像我的人失了主宰一般

的茫然了！』我真正的心裏被一陣凄苦所襲住了！淚也下了！

『噫！好人，你這樣的愛着我嗎？但是你太癡了！我又不
在到什麼遠處去，不過只有半夜了呀！到明晨的陽光你可
以看見時，我也同時可以現在的面前的，好寶貝！你只要
早些睡了，明兒早些起身，便可以早看見我了！』她一面
說着，一面便把我房裏桌子上的燈點着了！

『但是你去了，由着我獨個兒冷冰冰的睡在這裏，由那無
限的難堪的淒涼來包圍着我，叫我如何可以過去呢！』

『……這是我也沒法的，你耐耐吧！』她也含了淚了！

『……………我下着淚呆了好一回：『那麼好姊姊，你這點總要允我了！否則我是……………』』

『怎麼呢？心肝！你快說，我依你！』她如釋重負般的高興！

『我只要抱着你在我的床上和我睡過十分鐘，只要這十分鐘，那麼你雖去了，我也可以在我所睡過的地位上，得到些望梅止渴的安慰！好姊姊！你總許了嗎？』

『……………』她只遲疑了一剎那，就下了決心：『好！我許了。』

呀！我們真的並頭而臥在一起了！我的心是狂了！我把她

緊緊的抱住了，我實在是愛她呀，我別的齷齪的思想是的確沒有的，我只恨不得吞吃到了我肚裏，讓她永永的在我的心口，我才適意我才暢快哩。但是，這僅僅是我的痴想呀，在事實上，又那裏能辦得到呢？我不得已，只有希望能讓我永永這樣把住了罷。

『好姊姊……我心裏真想……真想你能夠樣陪我睡二晚』

我說到這裏，不禁更用力的抱住了她，好像真的不再放去了的一般。她停了一會，才說道：

『華弟！這不能！你是明白人！……我和你在今生是無論

如何不能這樣的了！……………」

這一句顫抖的『我和你在今生是不能……』的一話她說出來的時候，我是好像被一桶冷水澆到了我的全身了一般！剛才像蠻牛樣的勇氣，全部都消失了！——她見着我如此，方才放了心，但是可憐我的心，已是濃濃的顯現在她的情態中了！只是無法安慰我，只是雙方都默默的喘着氣！過了好一回！

『我真的要去了！』

『……………』我也知道不能再留她了！但是我突然又想到了一個念頭了！『好姊姊！請恕我！你千萬別恨我！……現在再請求你，請你把這件衣服給我留在這裏了吧！好嗎！』

『我指了，她方才洗浴時換下了，而被小泊誤拿的襯衫，』讓我今天抱着牠睡！……』『好的，我給你好了！』

我抱着這襯衫，呆呆地望着她，床了！我忍不住也下了床預備送她！她也沒有拒絕我，我也不自知，因而又送到了她的房門口了！

『你去好好的睡吧！明早起來又見了！』

我握着她的手，她又給了我一個 *smile* 我臨走的時候！『好姊姊，我去了！求你！求你在今夜在做夢中也要做到我的呀！……』

我一回到房裏，把房門關上了，也不及等脫衣服！就一逕

懷着她的小衫，吻着嗅着，沾染在上面的她的香肉濃烈地射入我的鼻管中去，呀！我的靈魂，我的生命，什麼都深深地沉浸在這美妙的濃香裏去了！後來反弄得吻也不好，嗅也不好，於是把我自己的衣袴脫下了，把這襯衫穿在我的身上預備就這樣睡了！但是睡了一回，只一回，我的心神不覺又不甯起來了！再脫下，再懷在胸前！

『好姊姊！……我在這裏想你！……』

好姊姊！……我無聊死了，你爲甚不來陪着我呢？』
這樣癡癡地一聲聲的喚着，真的，如果此時她是真的和我睡在一處，給我看，給我吻着，給我抱着，

我於是又把她的襯衫抱在我的胸懷中間，我的身體伏臥着！呀！天呀！我真可憐；我除了這樣拿畫餅來充飢，我的一切恐怕立刻會得爆裂了！我略略的似乎心神穩定了些，我的心潮也似乎平靜些了，但是在片刻之間：我的腦海裏突然又掀起個極大的波濤，而且就由這大波濤裏，就激起了我倆的局勢的一個大變化。

十一

『我倆在今生是決不能這樣的了！』

就是從這句話上，我突然一想到這句話！我就突然把個身體坐了起來。

『這是爲了什麼呢？這是誰定的規律呢？她本來是一個美麗的姑娘，我也的確是情熱的青年；姑娘和青年，不是演愛的劇的主要角色嗎？是的，她確是我的嫂嫂了，但是難道叔叔和嫂嫂的當中，絕對不能通行戀愛之說的嗎？況是她現在的局勢，究竟是否實在是我的嫂嫂，還有問題在哩，難道我和她就不能愛的了嗎？』

我心頭的恨火，就像爆裂的火山一般直噴出來 我是不能再耐心的坐在方方的一張床上了，下床了！用了我很重的脚步在地板上往來迴旋着。

「哥哥自己也未認她是他的妻，那末什麼嫂嫂 不過是一

般不相關的人的意念吧了！名義是有取消的可能，不當她嫂嫂，做我的妻！難道不能的嗎？」

可惜此時正在半夜，否則像我這種神經兇猛的當兄，定可以立即召集了諸人，向他們辯論而獲得我的希望的。——既而一想：與其去橡木求魚，我是了肉吃的好，與其去要求家人和親戚的承認，我是另想別法的好！到結果，我就想到了，把我這段情事，和我的未來的願望，立即動手寫信告訴了我的哥哥！一面再設法要求得到秀蓓的同意！

本着我當時一股蓬勃的熱情，一口氣就把一封信寫好了，於是我的憤慨和悲哀！也就都從心腔裏傳到指頭上，再從指頭

上，傳到了筆尖上，於是一筆筆的寫在信箋上，預備寄信了我的哥哥！讓哥哥設法來替我消釋！

我哥哥是一向很愛着我的，而且他的思想和作爲，又是我所很明瞭的，所以我敢向他宣洩，並且我斷定哥哥是定會教我一個適當的辦法的，現在的秀蓀，他並不要她做妻子，而成了我的情人了！那末我的哥哥，定肯助我玉成的，所以我一時的苦悶統變了偉大的希望了！

這時候，下了半夜的雨，是早已在幾小時前止了，我也沒有再睡的須要了，向着窗外望望，濃厚的夜之黑暗，也在漸漸的退淡了！血染般的日的紅光，在東方也漸漸的照耀起來了，

呀！我對着這一片光華燦爛的晨景，從黑暗中孕育出來的時候，我的心房是何等的顫動呀！因為我認定這當前的一片，就是和秀荷能夠從畸零的狀態中跳出來而達到正式生活中的象徵了！太陽從屋頂的缺角處給我看見了！

『光明的偉大之神呀！你可憐我和她，使我倆一切的事情都能如願！』

我誠心的向着太陽默默的一遍二遍祈禱着！真的太陽的金碧輝煌的面龐在向我微笑了，是允許了我了！

我於是高興呀！像小孩般雀躍着走出我的房！其時一喜呢起的家人，都還沒有起身哩！我一經走到她的房門口，看見門

已開了：我故意咳了一聲嗽，但是不見她來接應我。我探頭進去一望，又空寂無人，於是我就向着後院而去，果然她是在那邊的一棵樹陰底下，呆呆的對着天，如果不是我那樣大聲的帶跳的走去時，她幾乎是不會發覺的。

『咦！你這麼早嗎？』她向着我面上細細的看了一看，『你難道也一夜沒有睡嗎？』

『是的，但是你……』我看她的眼睛，非但在現出不睡的困倦之容來，而且還很顯露着紅腫，這明明是經過長時間的哭的現像了！我因爲一陣的代她傷心，說不出了下面的話？只是深深的嘆了一聲！

『舊姊！……我有許多的話要向你求同意！諒你總允許我的！我現在先問你一句！如果我倆中間不是有這麼一件事在阻隔着。那麼舊姊像我這樣的一個人，你……你肯嫁給我了嗎？』

『你爲什麼要這樣問呢？』她有些驚奇的樣子。『也不必我明言的，我愛你的呀！你只要看我對你的情形吧！——但是可憐的你是太癡心了呀！你莫作這樣的念頭吧！徒然自己陷入悲哀中去！』淚又下來了！

我也不和她多談了，就拿我袋裏的一封信授給了她，她見了信封上就有些呆呆的了！等到看完，她的面色是蒼白了，她

的全身都在顫抖了！

『你贊成我這樣做嗎，好姊姊！可憐我吧！除此外是沒有辦法的了！你別胆怯呀！』我對她說。

『我此刻腦海是糊塗了，我不能對你發表意見。……』她停住了好久好久不發表意見，因此我就十分的恐慌，如果她是不同意的話，我還能如何呢？我快哭出來了！她看見了！

『我的愛！你別慌！我許你了，你寄了去再講！——但是我看你哥哥是……』

『不，你放心！他是個再好也沒有的好人！』

我突然高興起來，匆匆出去梳洗完了，將信用快郵寄去！

信寄去後的時日中，我是什麼心思也沒有的了！就是將校中的大考結束而以至放假，也都是敷衍了事的，——十天後我哥哥的回信來了！

十二

父親是不在家，母親是在打中覺，小珀又乘着假期之暇到外祖家裏去了，徐媽和小阿周在後院整理菜地！而我哥哥的信，就在這時候來的，我於是拿着就和她在一塊兒拆閱。

二弟！

這許多的時候你沒有信給我，因為我急乎要知家裏的情形現在究竟是怎麼樣的緣故，所以我是盼望得很切很急的。今

天居然給我接到了，但是內容的確是異常的出乎我意料之外；呀！二弟，我平素自信是個遇事有決斷的人，但是爲此也竟倒呆住了半晌！

二弟！你千萬別那樣的說法 我決不是這種人，我上信已經早說過的了，秀蓓女士我對她不是有什麼讎恨，不過是因我和她沒有情愛的緣故！所以我不承認和她有同居的可能，但是我一方面是很對她抱歉的 我也日夜在這裏籌畫如何安置她的方法，現在既然你倆是如此，那很好 那真再好也沒有了，二弟！請你和秀蓓女士都放心好了！我助你，我決助你！

關於助你倆的方法，我曾經再三的籌畫着，的確你的意思是不差，家人和雙親前還是不提的好，那麼除非脫離家庭不可了！我，是就和你的嫂嫂相商，她說，如果脫離了家庭，仍舊留在中國的話，那恐怕全中國人不當你倆是禮教和道德的叛逆者是很少的，所以對於你倆的未來的生活問題，是一定會受到大影響！所以她的主張是叫你倆一定也到日本來和我們同居！我也十二分的歡迎。

你是沒有錢的，所以你嫂嫂又已代你寫信到上海她哥哥處去了，叫他暫時助你倆路費！你倆路過時，儘可去領用好了！至於來日後的生計，那你倆更可以放心！因為此間華僑學校

儘有許多位子可以給你，而且你所會的中國山水畫，到了這裏，一定大大可以藉此賺錢的，秀蓓女士不妨來後再安插！

二弟！來罷！放心的來吧！不必遲疑呀！須知天下的悲哀，和失敗，是在遲疑裏造成的着實不少呢！惟勇敢和決斷者，才是成事的真英雄！來吧！速即來！我倆在這裏抱着偉大的熱情而歡迎有勇敢有決斷的親愛的弟弟和弟婦哩！

還有寫不盡的許多話，我很想是面談的了！祝你倆

萬事如意！

你的大哥

我萬不料我的哥哥對我會如此的熱情的，尤其是我的嫂嫂，我和她尙未有過一面之緣，而竟也能這樣的對着我倆出如此

的大力！我一時滿心中只有『激和快樂！我幾乎要大呼狂叫的暢一暢了！』

但是如何呢？簡直是麻木了，快樂的，悲哀的，贊成的，不願的，什麼表情也沒有，只是把兩個腫子停住了，不嚮不動。

『你的意見怎麼樣呢 好姊姊！』我低聲的問！

『我一時竟決不下，你容我一定神再說吧！』她有聲無氣的說，說着把頭倚在我的懷裏了！

『好姊姊 我知道你不是不願意，你是在怕，——這沒有什麼可怕的 我倆走了，還誰能奈何我倆呢？』

『自 我倆已經愛到這樣地步了，除此法外，也不能再有

成全之可能了！但是，我呢，也不必多說，只是你，好心肝，你如此一走之後，你的已經創造成的地位，名譽……以及一切，都是要從此因我而犧牲了嗎？這個我實在心裏有些不安！——況且你再如此和我一走了，你的父母又將奈何呢？」

「呀！這些事都不能挽回我的腦筋的了！你說我要由此而犧牲！這都是站在舊禮教和舊道德的立場上的話，你看幾千年來的專制遺毒，和兇險難近的軍閥勢力還在革命聲中消滅了哩，何況這些陳死所捏造的殺人的禮教和道德，難道我就不能向牠宣戰嗎？我倆只要認定我倆的此舉是在宣

戰，宣戰是英雄的事業，有什麼犧牲可言呢？——至於父母，我不是不知孝道的，但是愛子須與孝親相對的，他們要不許我向幸福之路走，就是不愛子，親不愛子，子也只得不得，況且我們又是出於不得已的，萬一他們以後能夠覺悟過來而容許我們的話，那我倆和哥哥嫂嫂，儘可再回來侍奉他們的。」

『……………』她又不響了好一回，方始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我至愛的華呀！這是天了！我倆爲什麼會這樣的愛的呢？到現在，我雖然還有些胆小，但是我愛的，我是決不願將來的你被她人來佔據的，所以我不能不和你表同情』

了！去！我們趕速去吧！』

我也來不及高聲表示我的高興出來了！橫豎四面無人，我就抱住了她，吻着了。她又懇懇切切的叫了一聲：

『愛妻！』

她停了半響，才羞得滿面通紅的回了我一聲：

『我的夫！』

三天後，上海丸的甲板上，目送着故國在迷糊消失的一對男女，那就是我和我的妻香蓀了！

（完了）

一九二九，六，一，七。

82

201-10



名家創作長篇小說集

委娜斯叢書之一

——我和嫂嫂——

著作者 章 月 偈

出版者 青春出版社

發行者 上海南方書店

1925, 9, 20, 六版

每冊定價三角五分

82

